

I Have Seen The Pain
少年人与家庭冲突问题小说

我看见的



疼痛

疾病产生疼痛
受伤带来疼痛
失恋时也会产生一种疼痛
我经历了很多疼痛
大多很快愈合或忘记了
却有一种疼痛虽历尽沧桑
还总是隐隐发作
那是我刻骨的疼我绝望的痛

姜吉顺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我看到的疼痛

姜吉顺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看到的疼痛/姜吉顺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4.12

ISBN 7-5387-1907-5

I. 我… II. 姜…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1354 号

我看到的疼痛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130021
电 话	总编办:5638648 发行科:5677782
Email	shidaiwenyi@sina100.com
印 刷	长春市海山印业有限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850 × 1194 毫米 1/32
字 数	230 千字
印 张	12.5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一

1

云儿在童年的生活里便被他娘强加了一种性别的驯化教育，扮演了一个女孩儿的角色。直到上学以前他仍然没弄懂自己是男是女。

二

34

他的心怦怦地狂跳起来。不知为什么，想起文子他就激动不已。他对这种感觉十分苦恼，就像一个永远挥之不去的魔障在缠绕着他，但又无法对人诉说。文子对周围的一切无所畏惧的精神时时在感染着他，

使他难以逃避，如果有什么精神枷锁的话，这可能也是人世间的一种，只是无意间自己钻进去了而已。

邻居的女人总是摸着他的脑袋撮着他的下巴反复端量着莫名其妙地叹气。云儿觉着这些女人很可恨，她们的眼睛里总是流露出一种悲天悯人的神情，让云儿浑身上下感到很不舒服。他隐隐约约地觉着自己的一切似乎与干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他无法弄明白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干爹的哮喘与咳嗽像一把铁锯一样锯疼他的童年，锯疼他的心灵。或许只有干爹死了以后他才能摆脱这种隐隐的痛。

他两眼迷茫而痛苦地在娘身上看了一眼便投向了远山。他内心出奇的平静，刚才还怒火中烧的情感一下子飞了出去。他想起自己和这个女人所度过的所有的美好时光。如果不是自己有病他相信谁也夺不去她。但是他现在不行了。他明显地感到自己体力不支和精神的萎靡。在娘抱着他大腿哭的时候，他的心渐渐地软了下来。同时也在慢慢地滴着血。

地中央放着一个火盆，里面的火块通红通红地在蹿着蓝色的火苗，刘二走了过去，迅速地用手指反复夹着火块，他神情坚毅目光沉静，懒散中透着冷峻与凶残，这时候云儿忽然从他的脸上看见了一种从石道街那些蹲墙根儿的老人们嘴里所讲的关于白眼狼的故事，是的，这个时候刘二确实很像一只白眼狼。他尖尖的嘴巴、清瘦的面容以及目光里所透露出的信息充分证明了他的狼性。他朝着窗外冷笑了一下，忽然看见云儿站在门口，就马上绽开了笑容……

想到王倩倩，他心里总是有一种难以名状的东西在涌动，是苦？是甜？还是忧伤？抑或是甜酸苦辣？他说不清楚。他喜欢想象着王倩倩那种沉静时的样子，这种心境在没有见到她的时候会让他激动不已，但一见到她的时候这种心境就没有了，她好像是自己把自己给击碎了一样，而她自己却全然不知。

袁卫东用舌头舔了几下自己的嘴唇，浑身就有些不自在起来，但口气仍是十分严肃，说，你的这一套表演得够可以，但我是经过大熔炉锻炼出来的小将，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信念……袁卫东说着话又咽了一下口水，并且声音里有了些颤抖。

云儿再一次的贴着文子的身子闻着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有些熟悉的气味时，云儿却怎么也睡不着了。他紧紧地依偎在文子的脊背上，他闻到了文子身上的汗臭和一股霉酸的气味，还有一股杀气腾腾的人肉味儿。他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在冲击着他的胸膛。

王倩倩很快就从袁卫东家抱回来一团花花绿绿的女人内裤与乳罩。当王倩倩把那团内裤与乳罩摊到空地上那个破乒乓球台子上时，人们一阵嘘声，一下子

退出了好几步。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敢上前认领。

十

315

云儿已经彻底把恐惧抛到了九霄之外而变得狗急起来。他像一只没有被驯服的野兽一样拳打脚踢拼命挣扎。然而，“公鸭嗓”一百来斤的身子像一座小山一样压到云儿的身上时，云儿浑身上下只剩下筛糠的份儿了。

十一

340

王倩倩站在门外。她被这里的一切搞得晕头转向，在她有限的人生阅历里，她从未经历过这种事情，也没有见到过这种场面。她搞不懂袁卫东到底是得精神病了还是这里的人精神有问题。

十二

353

她的前胸裸露了出来，两个雪白的乳房像两个才出锅的馒头在冒着热气，散发着诱人的芳香。面对这样的大餐，铁蛋像一匹饥饿的狼连嗅都不嗅一下就一

疼痛的见我

口咬了上去……那个女孩儿像是一下被他咬住中枢神经，竟然一动不动地呆在那儿任其撕咬，面色灰白地看着渐渐走过来的云儿。在云儿走到距铁蛋还有十几步远的时候，云儿一下看清了那个女孩儿，她竟然是王倩倩！

云儿他娘年轻的时候就想有个女儿。

经过很多年的努力以后，云儿他娘仍然没有女儿。

没有女儿的云儿他娘很变态。在云儿沿着土炕爬来爬去抓屎吃的时候，她就气急败坏地指着云儿说，就你应该是个丫头片子，你偏偏不争气，给我多长了一个把儿！

于是云儿在童年的生活里便被他娘强加了一种性别的驯化教育，扮演了一个女孩儿的角色。直到上学以前他仍然没弄懂自己是男是女。

最早的记忆是云儿头上扎了两个小辫儿，鲜艳的红头绳儿打了一个漂亮的结在风中飘扬，走在石道街上没人怀疑他不是个女孩儿。云儿他娘也很自得地对邻里说，瞧俺云儿漂亮不？真正的丫头片子呢！

云儿长到七岁时仍然蹲着撒尿。大概觉出了自己与其他男孩儿不同，他专门找僻静的墙根儿或阴暗的角落，尿完后立马提上裤子，生怕有人看见他那蛹似的小鸡鸡。有时被云儿的干爹马光亮看见了，马光亮便将他擒住扒下裤子，非要看看云儿的小鸡鸡长得什么

样儿，云儿就在马光亮的怀里又蹬又踹又哭又闹，就像要阉了他似的，马光亮总是乐呵呵地拍着云儿的屁股说，嗯，是个不错的种！云儿他娘在一旁就掩面而笑，很诡秘的样子。

云儿他娘与干爹马光亮住的是对面房。干爹马光亮的老婆是个彪子（傻瓜、痴呆，辽南地区俗称彪子）。在云儿童年的眼睛里，她整天从早到晚总是笑眯眯地看着身边发生的一切，对自己的吃饭、穿衣、睡觉都无所挑剔，无所奢求。夏天的傍晚，她就从石道街的南头匆匆地走向北头，然后又从北头匆匆地走向南头，就这么往复地做着机械运动，嘴里嘟囔着谁也听不懂的话语。春秋两季，她就坐在石道街小学操场的墙外，温暖的阳光在她的脸上扫着，她聚精会神地捉着衣服里永远也捉不尽的虱子，每捉一只虱子，她就填进嘴里咯嘣一下咬死，然后吞进肚里，脸上露出十分满足的神情。有时索性把衣服脱下，翻来覆去折腾半天，用舌头舔着两个脏乎乎的奶子，就自个儿嘻嘻地笑起来。如果遇到学生放学，就会招来一群学生的围观。大一点的学生见她那副自得其乐的样子，便一阵嘘声，疯也似的逃了。

从云儿记事的时候起，干爹马光亮就不上班了，整日坐在他家的窗口，面前摆着一个纸糊的盒子，里面装满了草烟末儿，写满了字的笔记本被裁成一条条卷烟纸，零散地放在上面。马光亮就像小孩吃零食一样，一袋烟接着一袋烟卷起来含在胡子拉碴的嘴上，厚厚

的两片嘴唇不知是烟熏的还是由于疾病的折磨，像猪肝似的透着黑紫色，五根手指有三根被烟熏得焦黄，由于患有肺气肿和气管炎，喘出的气总是拉着很长的余音，像一架破旧的风箱那么有节奏而无休止地响着……

娘说干爹先前不是这样的。娘说先前的干爹膘肥体壮，为人十分豪爽，自从他老婆彪了以后，有一回他就着咸菜喝了一瓶二锅头，醉倒在石道街西山坡上睡了一夜，然后就病了一场，从此整日咳嗽不止，日渐消瘦下来……每每说到此处，云儿他娘就目光凌乱手足无措。云儿无法知道已经成为过去的往事，过去了的往事都已在干爹马光亮的咳嗽声和风箱似的哮喘声中、在石道街人们那强有力的牙齿咀嚼声中渐渐远去。

石道街地处城市的边缘地带，四周青山环抱，一条青石板铺就的路面从南到北贯下来，像掉进山坳里的一条沾满女人经血的烂布带在泛着幽光。由于石道街距市区不远，又很僻静，早年闯关东的山东人走到这里，搭个窝棚便定居下来，白天到市里上班，晚上翻几道山梁来家，还可以在房前屋后种点蔬菜庄稼、饲养一些兔子羊之类的东西维持生计。老辈人说石道街是个养穷人的地方，从开始的几户人家，渐渐的就多了起来，到日本人侵占东北时，在石道街的北头建了一座殡仪馆，殡仪馆是石道街最豪华的建筑。据说这个建筑是仿日本一座著名的神社建造的。褐灰色的瓦

疼痛

的见看我

片从建筑的尖顶呈燕尾状一路流淌下来，远远看去十分秀气，又透着几分肃穆与庄重。日伪时期大批日本关东军阵亡的士兵被运到这里火化，然后把骨灰放在与之一丘之隔的一座塔内存放，塔的周围是一座硕大的花园，种植着大片的樱花树，每年的五月，满园樱花竞放，鲜艳欲滴，把充满着阴魔之气的石道街点染得分外妖艳。现在虽然已不焚烧日本人的尸体，但每天来往于市内拉中国人死尸的车仍是石道街最为惹人注目的一道风景。那高高的烟囱从早到晚不停地冒着黑烟。那是进入天国的必由之路。无论你是乞丐还是富翁，也无论你是贫民还是官员，或是被某种信仰所愚弄的冤魂。

云儿常常坐在自家的门坎上两手拄着下巴望着那个冒着黑烟的烟囱发呆。坐着马扎在墙根儿晒太阳的那些老人说等爬了那个烟囱日子就走到头了。虽然那个日子对于云儿来说还十分遥远，但是他对那个日子情有独钟。他一连几个小时地瞅着那个烟囱，直到娘喊他吃饭时，他才似乎从遥远的天际回来般地惊醒。娘就说，这孩子，怎么整日像走了魂儿似的……

也许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云儿对人生便有了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按照云儿后来的说法，他已经神游了天国，对那个地方的一切他熟视无睹。

云儿从此生活在了两个世界里。

夏天的雨季愁苦而绵长。透过屋檐滴落下的雨珠，可以看见远天一抹暗黛色幕帐涂满各种各样的油彩。

有硕鼠奔马，飞龙走蛇，吠犬牧羊，猪拱牛栏，鸡悲兔死，虎啸猴林……戏谑无常而又相互残杀。云儿的眼睛像一架忠实的照相机一样把他所看到的一切毫不保留地摄入他生命的底片。这种永久性的胶片在云儿以后的生命历程中反复地映现，伴随着他走过漫长而艰辛的人生之路。他常常不知道自己生活在幻象里还是生活在现实中。

干爹饲养了一只长着两个尖犄角的奶羊。这只奶羊整日拴在院子南边的一根木桩上，就像他在天幕上看见的一样凶悍，没人敢靠近它，它总是气势汹汹地瞪着眼睛用两个尖犄角威胁着从它跟前走过的人。它只有见着彪子时才显出很低眉顺眼的样子，其实彪子从不侍弄它，彪子身上透出的一种气息好像无时无刻不在震慑着所有的生灵。尽管云儿对那只奶羊有着一种近于对人的情感，但在那个雨季里当云儿看见用来给羊遮雨的棚子被一阵风掀翻，他跑过去准备重新搭起来时，却被这只奶羊狠狠地撞倒在水里。但云儿并没有恼怒，他微笑着看着这只奶羊，半晌没有爬起来。这时干爹马光亮从屋里冲出来把他抱进屋里，十分心疼地问他撞疼了没有？以后可不要靠近它噢！对于干爹的关心，云儿并不领情，他把马光亮狠狠地推到一边便冲出了家门……

云儿在殡仪馆后面的防空洞里找到了文子。当时文子正赤身裸体地坐在一堆火旁烘烤衣服，旁边放了一堆吃剩的鸡肉和半瓶白酒。见云儿来了，他转身躺在

疼痛的见我

了一张破草席子上，从兜里掏出一支香烟叼在嘴里。云儿站在防空洞口没敢进去。他既崇拜文子又惧怕文子。文子连续半个月不回家仍然有肉吃有酒喝。他是石道街的痞子。人们对痞子既痛恨又不敢惹，天一落黑，家家户户便大门紧闭，只有几个上了年纪的小脚老太太才敢敲着锣撑着胆儿吆喝几声：抓痞子喽！抓痞子喽！声音既苍凉又软弱。文子从来也不怕她们。他躲在这个防空洞里已经挺长时间了。最近从市内经常来一帮有组织的人抓他。谁也不会想到他能藏在这里，只有云儿知道。云儿蹑手蹑脚地往洞里挪了挪身子。他看见文子一对凶狠的小眼睛在幽暗的洞里放着绿光，他的心哆嗦了一下。他觉着文子的目光既英雄又凶恶，在这样的目光下他总是服服帖帖。

文子扔过来一件破旧的军服。云儿明白文子的意思。他知道文子这回是接纳他了。文子如果不高兴是会呵斥他的。文子没呵斥他而是扔过来一件军服他感到很温暖。他迅速地把身上湿透的衣服脱下，披上了军服，他打量了一下自己，觉着自己像是钻进了一个硕大的布袋里，引得文子一阵哈哈大笑。文子说，烤干了衣服就回去吧，以后没事不要到这里来！云儿没有言语。云儿拿起脱下的衣服在火堆旁烤着，一股股的水蒸气就从湿漉漉的衣服上蒸发出来，弥漫在本来就潮湿的山洞里。不知是被火烤的还是太累，云儿的眼皮有些发紧，他在火堆旁偎倚着坐了下来，迷迷糊糊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他被一阵放浪的笑声

惊醒，他睁开眼睛，见文子和凤儿滚在一起。凤儿长得很漂亮，披肩的长发并没有扎起来，显得野性十足。凤儿是干爹的女儿，嫁到市内不久丈夫就死了。据说是在武斗中死的。丈夫死后凤儿就跑回了石道街。其实凤儿在没结婚的时候就和文子好上了，云儿早就看在了眼里，但他装着不知道。他急忙闭上了眼睛。他听见文子和凤儿急促的喘息声在洞里飞翔……

那天夜里云儿做了一个梦，梦见彪子背着他在旷野飞奔。旷野里的荒草在风中燃烧，一浪漫过一浪的火焰灼舔着彪子的肌肤。云儿吓得畏缩成一团，听见彪子飞奔的脚步踩着火焰扑哧扑哧的声音。其实后面并没有人追她，只是本能地逃生。到处是一片火海，熊熊的大火烧毁了一切。云儿奇怪彪子怎么能踏着火狂奔而不受一点伤害。正在云儿惊慌失措的时候，他被一阵剧烈的咳嗽声惊醒。他睁开眼睛，见昏暗的灯光下娘在给干爹马光亮拔火罐子。他看见干爹松弛的皮肤堆成皱褶，被火罐子拔得像印上去的图章。娘小心翼翼地揉搓着干爹马光亮的脑门儿，一下一下的像是从那里能揉出什么内容。云儿赶紧把眼睛闭上。娘和干爹并没察觉云儿的醒来。娘把衣服披在干爹身上，然后从暖瓶里倒一杯水递给干爹。干爹吞下药片，把水送进嘴里说，那只母羊打圈（即发情）了，该给它配种了。

娘说，这窝崽就留着吧，一只是养，两只也是放。

疼痛的见我

干爹不语。

娘说，明天让南街大胡子的种羊来。

干爹说，那只种羊太老了，不知中不中用。

娘说，试试看，带不上崽，就不给料喂。

干爹咳嗽起来。

窗外的雨滴敲打着向日葵叶片吧哒吧哒地响。云儿翻了个身。他觉着娘不应该这么亲近干爹，这么亲近干爹让云儿深恶痛绝，但他没法也没有道理说出来，他只能用一种仇视的目光暗地里看着这一切。每天早晨娘都能从干爹屋里端一碗热乎乎的羊奶给他喝，云儿觉着这是干爹对他另有所图。他常常看着桌上冒着热气的奶碗出神，有时竟觉着那是死人的血，然后就呕吐起来。没有人知道他内心的真实活动，娘以为他得了什么病，就急忙地告诉干爹，干爹就过来问他哪儿不舒服？是不是又着凉了？对于干爹的关心云儿总是感到切入骨髓的厌烦而又无可奈何。当他强忍着恶心把奶喝下去以后，他看见干爹的脸花朵似的绽放开来。

在这个静寂无风的雨夜，云儿翻来覆去总也没有睡沉。窗外的闪电划破了屋里的黑暗，他看见屋脊上有一群群的小人儿在跳来跳去，每个人都戴着面具，他们浑身溃烂丑态百出，仿佛在上演一出木偶剧，云儿被他们的表演所激动，一阵欢喜一阵愁……天蒙蒙亮的时候，一个毛茸茸的东西钻进了他的被窝，顺着他的大腿慢慢地向上爬着，他以为是老鼠钻了进来。他